

—

七月的关洛道中，一片荒凉。在李靖看，有生气的只是他所骑的那匹白马，马蹄敲打着坚硬的黄土地面，单调的声响，更增添了几分凄凉寂寞的意味。举目望去，大地如死，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人！”李靖在心中感叹地自答：“这年头随时随地可死！”死于开运河、营宫室的沉重的劳力压榨，死于师出无名的征高丽，死于饥馑，死于瘟疫……

自一早离开东都洛阳，整天水米未曾沾牙——年岁荒得连打祭的地方都不容易找到；天色不早，今夜的宿头不知在哪里？一身衣服，被汗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已不知几次！喉头尖辣辣的，干涩得连唾沫都没有了。马，不住地扬一扬头，发出短促的嘶鸣；李靖知道它在向他抗议；他亦早该有它的一份清水与饲料了！

“可怜，”他拍拍马的脖子，叹口气说：“唉，你也是生不逢辰！”

忽然，隐隐传来一阵锣声，李靖抬头看去，发现远处有一片房屋，颇觉精神一振。“快走吧！”他对马说：“有了人家，总可以弄点吃的、喝的！”

于是他微叩马腹，放辔头跑了下去。一进镇甸，大路北面就是一家小店，他下马喊道：“店家、店家。”

“客人干啥？”跑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的伙计，有气无力地问。

“这会干啥，”他说：“先把马鞍卸下来，好好给它上料……”

“对不起，你老！”伙计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吃的，你再赶一阵吧，十五里外，有个大镇，那儿好得多。”

李靖大为失望。“那么，”他问：“井水总有吧？”

“嗯 嗯，伙计迟疑了一会 慨然答应：“好吧 你请等一等。”

过了好半天，伙计拎来半桶混浊的井水，一只破碗。李靖先舀了一碗，摆在那里等它沉淀，又解下皮袋灌满，然后饮了马。等那碗水稍稍澄清 他一口气喝了下去 味如甘露 美极了。

“多谢 多谢！”他取一小块银子酬谢了伙计 牵着马慢慢往西遛了过去。

不远，一处广场，一群人围着两个胥吏，一胖一瘦，却都是满脸凶相。另外有一名地保，抱着面锣，愁眉苦脸地站在旁边。

李靖倒要听听官府又有什么花样，路上也好注意。于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系好了马，站在人群后面细听。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瘦的那个胥吏 嗓门很大：“我再讲一遍 皇帝行幸江都 龙舟要人拉纤 每家出妇女一名 老的不要 丑的不要 要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平头整脸的。限三天以内，到县城报到。这是皇命差遣 谁要耽误了 可当心自己的脑袋！”

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嗡嗡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小声埋怨，但眼中都流露了深沉的怨毒。

“我家没有年轻妇女呢？”忽然有人大声发问。

“你没有长耳朵 刚才说过了 出钱也行。”

“钱也没有呢？”

“哼 你命总有吧！”

“对了！”发问的人 立即接口 大声答说：“命我有。就剩下一条命了！”说完 狠狠地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那胖子胥吏 立刻一抖手中铁链 瞪着眼骂道：“他妈的 你这是干什么？”

“我吐我自己的唾沫不行吗？理直而气不壮 已大有怯意了！”

“你还强嘴。”胖子粗暴地叱斥 然后拿眼去看他的同伴。

瘦的那个大概是头儿。“这家伙不要命 还不好办吗？”他阴恻恻地

说了这一句，向胖子微微使了个眼色。

那两人是狼狈为奸惯了的：胖子狞笑着甩铁链，往那人当头就砸，瘦的更坏，伸一条腿在那人背后，等他惊呼着踉跄后退时，正好绊倒在地上。胖子起右脚踏在他当胸，一链子下砸，立刻打晕了过去。

旁观的都是敢怒不敢言。有那年长的，陪笑讨情，让胖子一掌推个跟斗。

血脉偾张的李靖，再也忍不住了，决心宰了这两个虎狼恶吏，悄然拔剑，剑起数寸，发觉有一双手按在他手上。

李靖转脸去看，有个中年道士以极轻但极清晰的声音说：“匹夫之勇，不可！”

这一下提醒了李靖，惹出麻烦来，耽误行程。小不忍则乱大谋，他按剑归鞘，投以服善受教的深深一瞥。

他亦不再看下去了，退身出来，解马赶路。这些惨剧，十二年来，他看得太多，太多，最叫他忘不了的是，大业七年，为征高丽，在山东东莱海口，建造三百艘战船，自督造的官吏至工匠、民夫，昼夜站在水中，自腰以下，溃烂生蛆，那才真叫是伤心惨目！

“匹夫之勇，不可！”他默念着那道士的话，再一次激励自己，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都无用处——动心忍性，从根本上去点他一把火，才是正办。

忽然，一阵清脆的銮铃从身后响起，回头望去，一匹枣红小川马，驮着那中年道士，正得得地赶了下来。

“前面那位仁兄，请等一等！”道士在马上大喊。

李靖不知他是什么路道。但料想他不致有何恶意，于是，勒住了马，等他行近，问道：“道长有话跟我说？”

“四海之内，皆是弟兄。”道士指着前面一片树林说：“咱们到那儿，下马叙叙。”

李靖点点头，一领缰绳，往树林里跑去。等他下马，道士也到了解

下马后一个朱红酒葫芦 拨开盖子 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跟手递给李靖。

这表示酒中无毒 李靖尝了下 是上好的河东汾酒 只是这么热的天 而且又饥又渴 喝这烈酒 不甚相宜 所以浅尝即止 把酒葫芦交还了道士，眼光却落在系在枣红马后的干粮袋上。

道士很机灵 立刻又取下干粮袋 递了过去 同时问道：“贵姓？”

“李！”李靖从袋中取出两个馍 双手一搓 弄成碎块 先喂了马 然后自己取了块往嘴里咬。

那道士的神情很奇怪 眯着眼 不断地打量李靖 仿佛在骡马市挑选牲口似的。

李靖被他看得有些恼了。“道长！”他冷冷地说，“你在我身上打主意？”

“李兄一表人才 今年二十七？”

“二十八。”他照实回答。

“二十八正走眼运。”道士伸两指指一指自己的眼睛，“就在今年 明年 李兄要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业 一举成名 出人头地。”

原来道士在看相 李靖心想 这人的一双眼太活 行迹诡秘 说不定有什么花样搞出来 不可不防 便笑道：“噢 但愿如道长所说的那样。不过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 能做一番什么样子的事业？”

那道士先不答话 闲闲地走了一圈 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 看清了林中别无他人 才走到李靖面前 压低了嗓子说：“杨广这个昏君快完蛋了 方今天下 群雄并起 正是大丈夫成功立业之秋 我孙某相遍天下 士 像你这样的骨骼 真还少见。李兄！”他停了一下 重重说出一句话，“你可得早走一条路噢！”

前半段话 李靖倒是完全同意。但说到相法 可就显得有些故弄玄虚了 难道这姓孙的道士 走遍天下 免费给人看相 就是要找个骨骼好的人来成功立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杨广这个昏君就可以不完蛋么？

这样一想 李靖觉得不足与言 不可与言 所以故意装作不解地问：“什么路？”

“李兄 这你可不对了！孙道士大为不悦，“我拿一片诚心待人 你怎么跟我装蒜？”

李靖不承认 也不否认 歉意地笑一笑 把干粮袋递还给他：“多谢道长的好馍 再见吧！”

“我孙某真的就这么不值足下一顾？孙道士的悻悻之色 毫不掩饰地都摆在脸上。

李靖有些为难 迟疑半晌 总觉得还是保留些的好。“道长！”他微显不安地说，“萍水相逢 我也不能多说什么。有机会咱们再谈吧。”

说完 李靖唱个喏 管自解马离去。刚出树林 孙道士又追上他。

“李兄 你这一去是到长安？”

李靖考虑了一下 答道：“想到长安去看看。可也不一定。”

“如果你到了长安 可千万别忘了去找我。请到东市酒楼 一问孙道士 就有我的下落 我替你引见一位最爱朋友的盖世英雄。”

听他说得这样情意殷殷 李靖慨然答应：“好 如果我到长安 一定找你去。”

孙道士满意地笑了笑 一抖手把袋干粮抛给李靖 接着在他马后拍了一掌 那匹白马载着李靖 放开四蹄 沿着官道奔了下去。

一分了手 李靖倒反有些快快然。在马上回忆这无意的邂逅 觉得孙道士这个人很有趣味 倒真值得交一交。又想到他所说的那位“最爱朋友的盖世英雄”不知道是谁 他是长安以北的三原人 离开家乡 漫邀江淮 也不过是近半年的事 难道就这短短的半年中 崛起了一位英雄 而且还是“盖世英雄” 倒非会他一会不可。

因此 李靖一到长安 径向东市旅舍投宿 草草安顿了行囊 随即来到旗亭 直上酒楼 要了酒菜 闲闲地向酒保问起：“有位孙道士 你知道吗？”

一听这句 酒保立刻换了副神情 又惊又喜似的 仿佛遇见了久别的亲人。“原来你老是孙道爷的朋友!”他使劲抹了抹桌子 又放低了声音说“孙道爷有事到华阴去了,一两天就回来。你老有什么话 尽管吩咐我 等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李靖深感扫兴 他自然不能向酒保打听什么“盖世英雄”只好说：“没有什么 我随便问问。”

他是这样近乎冷淡的态度 酒保却殷勤得很 斟酒上菜 川流不息地来伺候。李靖此来长安,原有件大事要办,来访孙道士只是一时好奇 既然不遇 也就放开了 慢慢喝着酒 在心里盘算自己该做的事。

“‘我梦江都好 征辽亦偶然!’”邻桌的酒客朗然长吟;李靖抬头去看 那酒客红扑扑的脸 很有些醉意了“你知道这是谁做的诗?那人问他的同伴。

“谁的?”

“嘿 提起这两句诗 来头可大了!”

“你倒是说嘛!”他的同伴似乎很讨厌他的醉态 不耐烦地催促着。

“是当今皇上 这一次到江都去以前 留别西京宫女的诗。原来征高丽也不过是偶然之事 他这一偶然不要紧 咱们几十万年轻小伙子可就……”

“嘘!”酒保赶了过来 以手掩口 示意他“莫谈国事”然后又指指窗外 眼有警戒之色。

李靖不由得也抬眼望了望 不远处的旗杆上挂着两颗人头 旗杆上血迹斑斑 殷红的是今天沾上的 紫黑的是昨天、前天的陈迹。

旗杆下,一队兵士押着辆囚车辘辘而过 须眉半白的囚犯 闭目待死 车上插着一条斩标“斩莠言乱政犯官崔民象一名。”大家都知道 这“犯官”——奉信郎崔民象的“莠言”只是七月初上表谏劝皇帝 不宜巡幸江都而已。

许多的酒客,包括醉酒大言的那位在内,都是黯然无语。忽然,哗

啦啦一阵大响 有些酒客惊得一跳 仓皇四顾，一只绿眼睛的大黑猫正从桌上跳了下来，地下一大堆破碗。

酒保一看 双肩一耸 瞪大眼睛 盯着那猫 猫也弓起了身子 睁圆了的那对绿眼 流露出生命遭受威胁的惊恐。一眨眼 那猫箭样地往横刺里一蹿 李靖眼明手快，一把捞住 拎了起来。

大家都要看酒保如何收拾那猫。李靖却撒手一抛 纵它逃走。“算了！”他向酒保说，“我替那猫赔你的碗！”

“哪里的话。”酒保换上笑脸，“你老受惊了！”

李靖微笑不答。推开酒杯 吃了两个馍 取一块银子放在桌上 起身下楼。

“你老怎么走了？”酒保慌忙赶了上来，“耽搁在哪里 等孙道爷回来。我好告诉他。”

“不必了。”他点点头 扬长而去。

他有大事要办。回到旅舍 换了衣服 袖子里藏一个手卷，一直到相府求见丞相杨素。

“丞相吩咐了 今天不见客。”门上的人回答。

“你何妨试一试 也许愿意见我也说不定。”

“哼！”门上冷笑一声 把眼转向别处 懒得再看他。

“喏 我有名帖在此 拜烦通报。”

那人发现手中异样，一看 李靖塞到手中的 不止一纸名帖，下面还有块银子 有了门包 那就好说话了。“也罢 等我去禀长史。你候着！”说完往里走去。

不到一盏茶的工夫 那人回了出来 满面堆笑地说：“你老请坐 长史说 丞相今天本不见客 你老与众不同 只是丞相刚起身不久 有几件要紧公事得先看 怕有一会儿才见得着 请耐心坐一坐。”

显然 相府长史已有告诫 李靖是个名士 不可怠慢。那人才会这样前倨后恭。就不知杨素心目中如何想法？“如果他也这样看重自己，

进言就有作用了。”李靖在想。

这一等 等了有一个时辰还不见动静。李靖有些不耐烦了 心里生气 杨素如此慢客 非先说他两句不可。但念头刚转到此 陡然想起孙道士的话 立刻心平气和 为办大事 这些都不该计较的。

终于 卫士递相传言：“请李郎！”

李靖从容不迫地穿过一重重厅堂，到了一处别院，卫士站住了脚，看着李靖的腰际。

他知道到了杨素接见他的地方 解下佩剑 双手捧给卫士 然后徐步登堂。

已经到了刀兵四起、天下大乱的时候 留守西京的丞相 却仍旧保持着在升平盛世都嫌奢侈的豪华排场。李靖一瞥之间，只见两行珠围翠绕的歌伎、侍儿 环拥着痴肥如猪的杨素 他盘踞在胡床正中，一个侍儿打扇，一个侍儿捶腿，一个侍儿拭汗，一个侍儿捞住他的尺把长的白须 正用一把小牙梳替他在轻轻梳理。就在这样的脂粉丛中 杨素安闲地在处理军国大事。

他身边只有一个男人——相府的长史 执住文卷的一端 另一端在一个女郎手里 斜背着身子 不知面貌妍媸 只见极好的身段 她正用双手慢慢展开文卷，腰肢一转，李靖发现她手中还捧着一支拂尘。拂尘，只有白、黄、棕、黑四色 而这支拂尘是极纯正的朱色 鲜艳夺目 入眼令人精神一振。

杨素执笔在手 略略审视文卷 随手判押。一会儿功夫 几十卷文书 处分得干干净净。在堂前守候 冷眼旁观的李靖 暗暗佩服 他想起后汉许劭评论曹操的话：“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杨素仿佛相似。可惜 杨广是个大混蛋 只能利用他夺宗弑父 篡窃大位 却不能善用他的治世长才。

“客呢？”杨素掷笔抬眼 以重浊的声音发问。

于是李靖不待传请，闪身出现，先略作顾盼，然后雍容不迫地踏上几步。“三原李靖，拜见丞相！”他作着揖说。

杨素是见过李靖的。那还是许多年以前，在韩擒虎家里——李靖是韩擒虎的外甥，因此，杨素以前辈的资格，只欠一欠身说：“请坐吧！药师，恕我行动不便，不能还礼。”

“不敢！”李靖告了坐，在侍儿移来的锦墩上坐下。

“药师，你我十年不见了吧？”

“十二年。”

“对了，是老皇驾崩的那年冬天。十二年不见，想不到你已名满天下，真是后生可畏！”杨素又问：“你从三原来？”

“不，从江淮而来。”

“一路上有什么见闻？”

“多得很。”李靖平静地说：“有一项古今未有的壮观，可以跟丞相说一说。”

“噢！”杨素足迹不出西京、东都，他也像一般老年人一样，喜爱听些新奇的故事，所以兴味盎然地注视着李靖。

“新开的运河，几百里都是船。”他闲闲地说。

“什么船哪？”

“龙船。”

杨素爽然若失，微感不快，但仍旧敷衍着问下去：“喔，你说的是皇帝行幸江都这回事儿。怎么样呢？”

“那实在是壮观，丞相，你想！”李靖伸手在空中画出半个圆圈：“运河里的大船，一眼望不到底。白天，两面岸上十几万背纤的妇女，赤着脚，慢慢儿地把船拉着往前走，到了晚上，船停了，几百里的水面，灯火通明，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李靖一气说了下来，声音越来越高，神情越来越激昂，但到这里，突然一顿，然后凑近杨素，低声问道：“可是丞相，你知道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老奸巨滑的杨素 声色不动 顺着他的语气问：“怎么过？”

“人吃人！”他大声地说。

“啊！”一阵娇呼惊叹 那些歌伎、侍儿都睁大了眼 看着李靖。

“老百姓没有东西来填饱肚子 只好吃人 人吃人 自己的孩子不忍吃 易子而食！”

“啊！”又一阵娇呼惊叹。那些足迹不出相府、锦衣玉食的女孩子，从未想到过 世间竟有人吃人这回事 她们起先不能相信 转念想一想却又不能不信，因为他们了解丞相的权威，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假话。

而杨素却似真的不信 神色之间 无动于衷。“药师！”他以告诫子弟的口吻说，“你的话太偏激了！”

“丞相！”李靖剑眉上扬 抗声相答，“身为宰辅，岂可不问民生疾苦？”

“你知道的 药师 我是西京留守。”杨素越发倚老卖老了，“老夫耄矣 关中以外的事儿 我可力不从心啰！”

李靖大为泄气 他原想动以情、责以理 激起他的恻隐之心和责任感 才好密陈大计。谁知这似蠢而猾的胖猪 款硬不吃 倒拿他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这踌躇欲退之时 突然发现一对眸子 似宝石、似星星、似寒潭秋水、似夏日荷珠 美得不可方物 而在风情万种之中 却又透出凛然正气 同时 那一对眸子也会说话 他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那对眸子在告诉他：“说下去 该说的话，一定要说。怕什么？”

于是 李靖突然振作。“丞相 我还有几句话 要单独跟丞相传。”他以极郑重的语气说。

杨素迟钝地点一点头 转脸向长史吩咐：“你们退下！”

长史退到屏后，卫士还在廊下 而那些侍儿们仍在 李靖顾忌着还不敢开口。

杨素知道他的心意。“这些女孩子 都是我贴身的。”他的一双左右

顾视的色眼 眯成一条缝，“不要紧 你说吧！”

既然这样 李靖只好说了 他移一移锦墩 俯身说道：“丞相 我正要跟你谈关中的形势。”

从袖中 他取出一个手卷 想找个人帮忙把它展开。眼一抬 正好又遇见那对叫他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眸子。不待他提出请求 她——红拂丽人 轻盈地踏步上前 以一双像红芽子姜的手 伸向李靖。

“多谢！”李靖把手卷交给她 执纸退身 展开一幅地图。

“‘关中形势要览。’红拂为杨素念那图上的题字。

“嗯 喔！”杨素打了个呵欠。

李靖没有看到他的表情 他指着图讲解：“关中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外有山河环绕 内有泾水、渭水交流。沃野千里 物产富足。最好的是四塞险固，丞相，你看！……”

“嗯、嗯。”杨素的双目慢慢闭上了。

“萧关、武关、散关、潼关 特别是潼关 为函谷道西来的入口 北面是黄河 南面是高山 成为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天险 从来就是……”

李靖突然顿住了！他发现杨素居然鼾声大起，沉沉入睡。这是多滑稽的事 侍儿们一个个掩口葫芦 李靖大窘 但更多的是恼怒！

而红拂丽人却报以抚慰同情的眼光 她提起拂尘 轻轻一甩 鬃丝拂及杨素的额际，他茫然地睁开了眼。

“一个青蝇！”她故意望一望空中 似乎青蝇已经飞去 然后微带埋怨地说：“客人在跟丞相说话呐！”

“喔、喔！”杨素眨一眨眼看着李靖，“药师 你说 关中怎么样？”

“关中四固之地 进可以攻 退可以守 周、秦、汉、都以关中为根据地 东向而取中原 成帝王一统之业。丞相！”李靖说到这里 稍一停顿，然后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出他最主要的一个看法，“隋朝的气运完了！”

杨素矍然 双目一睁 光芒逼人。显然 这最后一句话 到底震撼了

他的心弦。

这是不测的眼光 而李靖无所惧。他原是准备来冒一次险的 冒险而无反应，变作无聊的行动，才是件乏味的事。惟有杨素肯听他的意见 他才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 他的声音愈沉着了：“方今天下 群雄并起 但是 成大事的条件 都不如丞相。”

他停下来 等候杨素的反应 而反应是符合预期的。“说下去！”杨素威严地指示。

“是！”他逼视着杨素侃侃陈词，“丞相握关中的实权 兵马钱粮 都在丞相手里。一旦起兵 东出潼关 席卷江淮 不用三年 天下可定。丞相 这是取暴君而代之的大好机会 不可轻易错过。”

他要说的话都说了，态度和立场也都完全暴露了。这是造反！如果杨素下令要抓他 他已想好了自保的计策 挟持杨素 脱离虎口。如果不能顺手 至少杨素得偿他的命——先一掌劈开这头肥猪的脑袋再说。

当然 杨素不会那样浅薄无知 他在考虑 长时间地考虑。

内心紧张的不止李靖一个，还有那红拂丽人。她佩服李靖的见解，也佩服他的胆量——敢于如此毫无保留地说出‘反叛’的话 但当她想到杨素可能会将他逮捕处死时 她对这位轩昂英俊的名士 忽然有了无端的怨恨！

“哼！”她在心里冷笑：“居然还是那样不在乎的神气 你的一条命悬在半空里知道不知道？看看倒是一脸聪明相，其实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呆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居然敢到这里来说！叫我哪只眼看得上你？”

骂是这样在心里骂 看却忍不住不看。他 意态舒徐地 仿佛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人情险恶？真是傻瓜！但傻得可爱。

这样想着 她更是目不转睛地盯在他的脸上。忽然 她意会到了自

己的失态 脸一红赶紧把目光转了开去 却又猛然一惊 几乎失声喊了出来——她看到杨素微皱着眉 抬起小萝卜似的手指 拈弄着肥大的耳垂，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那是杨素动了杀机时的一个惯有的小动作。

“药师！”杨素以赞许的口吻 徐徐说道，“你真是王佐之才 不过，兹事体大 我得好好想一想。你先请回去 阴后天咱们再从长计议。”

这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那么，”李靖站了起来；李靖告辞。”

客人长揖而退 杨素却还在沉思 那长史从屏后走了出来 眼光闪烁 显然也不怀好意。红拂急在心里 却想不出一个救那‘傻瓜’的好计策。

“不行！”她对自己说，“一定得想！”

居然很快地想到了。“丞相！”她提醒他说，“你不问问人家住在哪儿 阴后天倒是怎么找人家来计议啊？”

“对了 得问问他。”

“我去！”

自告奋勇的红拂 翩然如燕，下长阶、转曲槛、绕回廊 终于追上了李靖。

“李郎 请留步！”

那如莺啭的声音，一传入他耳中，仿佛饮了一盏蜜酒，甜得醉人。他迅即转过身来 含笑驻足。

“请问李郎府上的地址？”她也站住了 说话时有细细的娇喘。

“喔 我住在东市旅舍。”

“是……”她把声调拉得极慢 同时用右手在胸前做了个手势 先以拇指内指 从而五指微摇 然后伸手向外微挥。

这表示 杨素不可信任 速离为佳。而李靖却茫然不解。甚至他连她的手势都没有看明白 她的那双眼睛 令人目眩神移 李靖简直看傻了！

“傻瓜！红拂不便多作逗留，在心里这样恨恨地骂了一声，转身离去。然而，她还是忍不住回头去看了一眼，他仍旧站在原处，失魂落魄似的！”

“唉！她微唱着，懒懒地转身……”

## 二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雨？全心全意沉迷于“孙吴”兵法的李靖，忽然觉得脸上凉凉的，伸手一摸，指上微现水渍，这才发现，风飘雨丝，临窗的桌上已湿了一大片。他站起来关上了窗子，揉一揉倦眼，斜倚在床上，暂时抛开六韬三略，脑中似乎空宕宕的，一片朦胧的灰白。

慢慢地，出现了一支朱红的拂丽，然后是一双秋水似的眼睛，一捻杨柳似的腰肢……李靖神住了！嘴角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笑意，心头有种难以言宣的膨胀的感觉。长长地舒了口郁勃之气，仍还有种抓不着、摸不到什么的惆怅。

雨越来越大了，屋上炒豆似的乱爆着，还有风，风卷雨丝，一阵高、一阵低的噪音中，降落一道白灿灿的闪电，仿佛天开了眼一般，然后是轰隆隆的雷声，自远而近，一声巨响，紧接一声“唏聿聿”的长嘶，凄厉得很。

是不是有人遭了雷劈，以至于马受惊了？李靖赶紧开了窗子，冒雨伸头出去探望，只见一人一马，两条黑忽忽的影子，飘没在雨帘中，随后又见几匹快马，“呱哒、呱哒”踢水而过。

“咚——咚——”更楼上正打二鼓。李靖关上窗子，心内惊疑，夜深了，又下着这么大的雨，这几匹马，何以在街上奔驰，那一人一马又是干什么的，宵禁了，那人怎么还能通行坊里？

不管他吧，李靖剔一剔灯，还想看几页书。就这时，听见有人轻轻叩门。

“谁？”他问。

门外不答，而叩门之声依然。

李靖疑云大起，悄悄摘下挂在墙上的剑，轻轻出鞘，提在右手，一口

吹灭了灯 掩至门边 等叩门声再起时 用左手渐渐拉开了门。

闪电光中 只见有个着紫色斗篷的男人 手携一支挂着锦囊的紫竹杖 站在门外。

“谁？”

他的声音为雷声所掩 连自己都听不见。雷声过去 接着是关门的轻响——那人好利落的身法，一闪而入 顺手关门 李靖竟不容易察觉到。

既然已经进来了 索性大方些 李靖点上了灯 回头去看 这一看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个男装的丽人 卸去斗篷 脱下男帽 正披散一头长发在抹脸上的雨水。“白天才见过 不认我了吗？”她略带娇羞地笑道，“我姓张……”

“喔！”惊喜交集的李靖，一揖到地 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张姊姊！”

“叫我名字好了 我叫‘出尘’。”

李靖还来不及说什么 又是一阵杂沓的马蹄声 从窗外过去 张出尘拉住他侧耳静听 微皱着眉 是一种疑虑厌恶的神气。

她的神气太不可解了！她的行踪也太突兀了！李靖陡然警觉，杨素善谋 可能遣这贴身家伎来蛊惑行诱 别有用意。兵法说得好：“兵不厌诈！”何妨将计就计 等识破她的行藏 再好好羞辱她一顿。

一个念头没有转完，一片怜惜不忍之心又生。何必呢？对这么一个“我见犹怜”的女孩子 这样想着 他调和折衷 采取了一种不肯上当 也不肯骗她上当的态度。

于是 他从容而冷淡地问道：“深夜见访 请问 有何指教？”

“药师！”她有着极妩媚的笑容，“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好家伙！李靖在心里想：狐狸媚人的功夫拿出来了！他毫不在乎地答道：“随便你愿意叫什么！”

“那么我就叫你药师！”她停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说，“药师 我现在

来 是因为我钦佩你的英雄气概。”

“不敢当。”

“我特为来给你报个信。来！”

她一半大方、一半亲切地伸手去拉着他的衣袖 走向床前 准备并坐密语 但他礼貌地拒绝了。“请这面坐！”他指着临窗的桌子说。

张出尘一愣 随即尽饮笑容 眼中也换上了森然如古潭的寒色 放下了手 重新把一头长发藏在帽中 然后端然坐到桌子的一头。

李靖坐在靠床的那一头。“有话请说！”他催促着。

“你空有一番大志 可惜认错了人！”低语的张出尘又显得激动了，“杨素哪能这样容易信你 他疑心你是太原所派的奸细 要来探他的动向 今夜三更就要派兵来抓你！”

李靖心头一惊 怪不得有那些快马奔驰来往 不用说 是将有所行动的前奏。然而他不愿在素昧平生、用意不测的女人面前示弱 所以还维持着表面的镇静 答道：“多谢你的关切。时候不早了 你请回去吧，我自己会有打算。”

“你怎么打算？”

“这……”李靖双手一摊 作了个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表示，“这，我还得细想。”

“二更已过 三更将到 哪还有工夫容你细想？”

李靖觉得她关切得可笑。“那么请问。”他故意问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走！”张出尘斩钉截铁地说，“马上就走！”

“走哪儿去？”他随口又问。

“太原！”

李靖只一阵疑虑，这女人对自己的行止好像了解得很多，倒奇怪了。“你何以知道我要去太原 噢，”他陡然想起那奸细的话 这不是她自己露了马脚？多谢你 对太原来的奸细 这么宽大！他冷冷地讽刺